

菲利浦·福格和万事通主仆相认

一八七二年，塞维尔街七号有座伯灵顿花园住宅——一八一六年，谢里顿^①在这幢房子里逝世——菲利浦·福格先生如今居住在此。虽然他似乎一心不做任何引人注目的事，但却是伦敦改革俱乐部^②最不同寻常和最惹人注意的成员之一。

继为英国争光的、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住在这里之后，就是这位菲利浦·福格了。他是个神秘人物，别人对他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这是个非常风流倜傥的人，英国上流社会最英俊的绅士之一。

据说他酷似拜伦^③——脑袋像，因为他的脚无可挑剔——不过这是长着小胡子和颊髯的拜伦，冷漠无情的拜伦，活到一千岁都不显老的拜伦。

菲利浦·福格诚然是英国人，不过或许不是伦敦人。伦敦的交易所、银行以及任何一个商行，从来看不到他。伦敦的船坞和码

①谢里顿(1751—1816)，英国戏剧家兼政治家，著有《匹敌者》《诽谤学校》。

②改革俱乐部：19世纪英国辉格党的俱乐部，成立于1830年。

③拜伦(1788—1824)，英国浪漫派诗人，著有《唐璜》，脚踏。



头,从来没有接纳过船主菲利斯·福格的货船。这个绅士没有在任何董事会露过面。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律师公会、伦敦内殿法学协会、林肯院、格雷院响起过。他从来没有在大法官法庭、女王的王座庭、财政部法庭和教会法庭打过官司。他既不是实业家,也不是批发商,既不是商人,也不务农;他既不属于大不列颠皇家协会,也不属于伦敦协会,既不属于手工业者协会,也不属于罗素协会,既不属于西文文学学会,也不属于法学会和女王陛下直接庇护的科学艺术联合会。总之,从亚莫尼卡协会直到主要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协会,在这些充斥英国首都的林林总总的协会中,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。

菲利斯·福格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,如此而已。

一个这样神秘的绅士怎么会跻身于这个体面的协会?得到的回答会是:他经过巴林兄弟两位先生的推荐,他在两兄弟那里开有账户。由于他的销售始终不变地以贷方欠账流通,他的支票照单即付,因此,他具有良好的“信用”。

这个菲利斯·福格富有吗?毫无疑问。但是,他怎么发财的,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无法回答,要想打听清楚,最后只得去问菲利斯·福格先生。无论如何,他一点儿不挥霍,也并不吝啬,因为,但凡崇高的、公益的、慈善的事业需要赞助,他都悄悄地,甚至匿名地捐钱。

一句话,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交际了。他尽可能少说话。由于他沉默寡言,就显得更加神秘。可是,他的生活明白如画,他所做的事总是一板一眼地相同,以至于未能满足想象的人要妄加猜测。

他旅行过吗？很有可能，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世界地图。即使非常偏僻的地方，他好像都有特殊的了解。有时候，他寥寥数语，言简意赅，就纠正了俱乐部里流传的关于失踪或迷路的旅行者的千言万语；他指出真正的可能性，他的话往往仿佛得到第二视觉的启迪，事情总是最终证实了他的话千真万确。这个人准定到处旅行过——至少在头脑里旅行过。

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菲利斯·福格没有离开过伦敦。有幸比别人更了解他的人证实，除了他每天从家里到俱乐部所走的那条路，没有人能认为看见他在别的地方。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打惠斯特^①。这种默默无语的赌博十分适合他的天性，他经常赢钱，但是他赢得的钱从不放进自己的钱袋，而是列入慈善预算的一笔重要款项。另外，必须指出，福格先生显然是为了打牌而打牌，并非为了赢钱。赌博对他来说是一种战斗，一种克服困难的斗争，不过是不需要运动，不需要走动，不会疲劳的斗争，这符合他的性格。

大家知道菲利斯·福格既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孩子——这可能发生在最正直的人身上；既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朋友——说白了，这就更加罕见了。他独自生活在塞维尔街的风子里，没有人进去过。从来没有人谈起过里面的情况。只有一个仆人伺候他。他极其准时地在俱乐部吃中饭和晚饭，在同一个餐厅里，同一张桌子上，绝不款待他的同行，不邀请任何陌生人，午夜准点回家，只是为了睡觉，从来不享用改革俱乐部提供给会员的舒适房间。二十四小时

^①惠斯特：桥牌的前身。



里,他有十个小时在家里度过,要么是睡觉,要么是梳洗。要是散步,那是一成不变地步子均匀,在进门镶嵌细木地板的大厅里,或者在回廊里,蓝色玻璃的穹顶高耸其上,由二十根希腊爱奥尼亚式的红色云斑石柱支撑着。无论晚餐还是午餐,俱乐部的厨房、食品储藏室、配膳室、鱼和牛奶供应处给他的饭桌提供保留的美味佳肴;俱乐部的男侍者,身穿黑礼服,脚穿绒布软底鞋,神情庄重,给他端上一套特制的瓷器餐具,放在萨克斯^①的漂亮桌布上;俱乐部的模子已丢失的水晶杯,盛着他的雪梨酒,波尔图葡萄酒,掺杂桂皮、香蕨和樟属植物的淡红葡萄酒;最后是俱乐部的冰冻饮料,高价从美洲的湖泊运来——他的饮料保持着令人满意的清凉状态。

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中生活,那么这是一个怪人,必须承认,古怪也是不错的!

塞维尔街的房子算不上美轮美奂,却也以极其舒适而值得称道。再说,由于主人不变的习惯,伺候起来也不费功夫。不过,菲利斯·福格要求他唯一的仆人异乎寻常的一丝不苟和有条不紊。就在十月二日那一天,菲利斯·福格辞退了詹姆斯·福斯特——这个小伙子端给他刮胡子用的热水是华氏八十四度,而不是八十六度,犯了错误——他在等待替补者,那人应该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报到。

菲利斯·福格正襟危坐地待在他的扶手椅中,双脚就像检阅的士兵那样并拢,双手撑在膝上,挺胸昂首,望着挂钟的指针行走——这是能指出小时、分秒、日期、月份和年份的复杂机械。十

①萨克斯:位于德国东部,纺织业很发达。

一点半敲响，福格先生就按照他每日的习惯，离开家，到改革俱乐部去。

这当儿，菲利斯·福格先生待在小客厅，听到有人敲门。

被辞退的詹姆斯·福斯特出现了。

“新仆人来了。”他说。

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，鞠了个躬。

“你是法国人，名叫约翰吧？”菲利斯·福格问他。

“我叫让^①，请先生别见怪，”新来者回答，“让·万事通，万事通是我留下来的绰号，表明我天生有摆脱困境的能耐。先生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，不过，坦率地说，我干过几种行当。我做过流浪歌手、马戏团的骑马高手，像莱奥塔尔那样表演空中杂技，像布龙丹那样走钢丝；随后我成了体育教师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，最后，我当了巴黎消防队的中士。在我的档案里，甚至有好几次出色的灭火记录。但是，我离开法国已经五年了，由于我想体会家庭生活，所以在英国当了贴身仆人。可是，我眼下没有工作，听说菲利斯·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最守时、最恋家的人，我就来到先生这里，毛遂自荐，希望能在这儿安生地生活，连万事通这个名字也放在脑后……”

“万事通嘛，倒也符合我的要求，”绅士回答，“有人向我推荐你，关于你，我得到的信息良好。你知道怎样在我家当仆人吗？”

“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很好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

^①英国人的名字约翰(John)，在法国称为让(Jean)。



“十一点二十二分。”万事通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硕大的银怀表，回答道。

“你的表慢了。”福格先生说。

“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不可能。”

“你的表慢了四分钟。没关系。只要知道差多少时间就行了。因此，从现在起，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，星期三，上午十一点二十六分，你开始伺候我。”

说完，菲利斯·福格站起来，左手拿起帽子，动作机械地戴在头上，不发一言，离去了。

万事通听到临街的门第一次关上的声音：这是他的新主人出去了；然后是第二次关门声：这是他的前任詹姆斯·福斯特，轮到他走了。

万事通一个人待在塞维尔街的风子里。

万事通确信终于找到了理想工作

一开始,万事通有点目瞪口呆,他心想:“说实话,我在图索夫人的蜡像馆见过的蜡像,活脱脱如同我的新主人!”

这里要说的是,图索夫人蜡像馆里都是蜡做的人,在伦敦参观者不计其数,说实在的,它们就只差会说话了。

在刚才见到菲利斯·福格的片刻,万事通迅速而仔细地观察过他的新主人。这个男子大约有四十岁;面容高贵而俊美;身材魁梧,微胖,但无损于他;头发和胡子金黄,额角平平的,鬓角没有一丝皱纹;脸色并不红润,不如说苍白,两排皓齿。他看来拥有相面术士称之为“动中有静”的最高程度,凡是少说多做的人都有这共同的品格。沉静,冷漠,目光明澈,眼皮不动,这是冷静类型的英国人的完美典型,在联合王国能常常遇到,安吉丽卡·考夫曼^①出色地用她的画笔再现了他们有点刻板的态度。从他日常的各种行为

^①安吉丽卡·考夫曼(1720—1807),瑞士女画家。



来看,这个绅士给人一种印象:这个人各个部分都很均衡,沉着镇定,就像勒罗瓦^①或者艾恩肖的秒表一样完美。说真格的,菲利斯·福格是准确的化身,这从“他的手和脚的动作上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,因为人和动物一样,四肢本身是表达感情的器官。

菲利斯·福格属于精密准确的人,他从来不慌不忙,从容不迫,举手投足都很节省。他不多跨一步,总是走捷径。他不看一眼天花板,不做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,从来看不到他激动和局促不安。他是世上最不匆忙的人,但是他一贯准时。不过可以理解,他独自生活,可以说没有社会关系。他知道,生活中必须重视交往,而由于交往要延误时间,他就不与任何人来往。

至于让,就是万事通,一个真正的巴黎人,自从五年前住在英国,在伦敦当贴身仆人的职业,他确实力图寻找一个能依附的主人。

万事通绝不是弗龙坦或者马斯卡里尔^②那样的人,这类人胁肩谄笑,昂首挺胸,目光自信,冷漠无情,都是些无耻之徒。不,万事通是一个正派的小伙子,长相可爱;嘴唇有点儿翘起,随时准备品尝或者亲吻;脾气温和,手脚勤快;圆圆的脑袋,就像你乐意看到长在一位朋友的肩膀上。他蓝眼睛,肤色充满活力,脸相当胖,连自己都看得到颧骨;虎背熊腰,肌肉孔武有力,像大力士一样,青年时代的锻炼使之异常发达。棕色头发有点怒气冲冲似的。古代的雕塑家知道十八种安排弥涅耳瓦^③的发型,而万事通只知道一种

①勒罗瓦(1717—1785),法国钟表匠。

②弗龙坦、马斯卡里尔:均为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形象。

③弥涅耳瓦: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,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。

梳理的方式：用粗齿梳子拢三下，就梳好了。

再不谨慎的人也不会说，这个小伙子外露的性格和菲利斯·福格的性格合得来。万事通能成为他的主人所需要的分秒不差的仆人吗？只有用过他才能看出来。众所周知，他青年时代四处漂泊，渴望着休憩。他听说过夸奖英国人的有条不紊和绅士们有口皆碑的冷淡，便到英国来寻找发财机会。但是，迄今为止，命运一直亏待他。他在哪儿都扎不下根来。他在十个人家做过事，这些人家要么反复无常，要么古里古怪，要么寻花问柳，要么居无定所——这再也不能适合万事通了。他最后一个主人，国会议员、年轻的朗格斯弗里勋爵晚上在海伊市场的 oyster - room^① 泡过以后，往往被警察架回家。万事通先是尽量尊敬主人，然后冒昧以好言相劝，不被采纳后，就此决裂。其间，他得知菲利斯·福格在找仆人。他打听到这位绅士的信息。这个人生活循规蹈矩，蛰居家中，从不出远门，哪怕是一天，这对他再合适不过。他登门拜访，被接受了，正如上所述。

十一点半敲响了，于是只有万事通一人待在塞维尔街房子里。他马上开始审察一遍，从地窖跑到阁楼。这座房子干净、井然有序、朴实无华，像清教徒的家，打理起来很方便，很中他的意。他觉得它就像一只漂亮的蜗牛壳，不过是一只只有灯光照亮的、有煤气取暖的壳，因为煤气足以提供光和热的需要。万事通不费力气就找到了给他使用的三楼房间，感到很满意。房间里的电铃和通话管直通地下室、中二楼^②和二楼的各个房间。壁炉上的用电座钟

①英文：牡蛎屋。

②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房间，类似上海的亭子间。



与菲利斯·福格卧室里的座钟相通,两只钟同时报时,分秒不差。

“对我很合适,对我很合适。”万事通心想。

他还注意到,座钟上方贴着一张表,是他每天的工作程序,上面是:从早上八点菲利斯·福格起床的规定时刻,到十一点半他离家去改革俱乐部吃午饭,所有的服务项目,八点二十三分上茶和烤面包,九点三十七分送刮胡子用的水,十点差二十分梳头,等等。然后从上午十一点半到午夜,有条不紊的绅士睡觉,一切都记录在案,预先考虑好了,有板有眼。万事通思考着这工作程序,乐开了花,脑子里深深记住了这些条款。

至于福格先生的衣柜,装得满满腾腾的,一应俱全。每条裤子、礼服、背心都有序号,记录在使用进出时的登记本上,标明日期,按照季节应该轮流穿什么衣服。鞋子也是一样按章办事。

总之,塞维尔街这座房子在有名而放荡的谢里顿居住的时代凌乱不堪,而今里面有舒适的家具,一派令人惬意的景象。没有书房,没有书籍,福格先生用不着这些,因为改革俱乐部有两个图书室可供他使用,一个收藏文艺书籍,另一个收藏法律和政治书籍。卧室里有一个中等大小的保险柜,其结构既防火又防盗。房子里没有武器,也没有打猎和战斗的器具。一切都表明平和淡泊的习惯。

仔细考察过这座房子以后,万事通搓搓手,他的阔脸喜笑颜开,快活地一再说:

“正合我意!这正是我要找的差事!福格先生和我,我们会相处得非常好!他是个守家的一丝不苟的人!十足一台机器!那么,为一台机器服务,我不会生气的!”

一次会让菲利斯付出高昂代价的谈话

菲利斯·福格在十一点半离开塞维尔街的家，在一前一后地迈了五百七十五次右腿和五百七十六次左腿后，来到了改革俱乐部。这座矗立在帕玛尔大街的宽敞建筑，建造时花了不少三百万英镑。

菲利斯·福格随即去了餐厅，餐厅的九扇窗子开向一个美丽的花园，树木已被秋天染成了金色。他坐在习惯占据的桌前，餐具已为他摆好了。他的午餐包括一个冷盘、一条酱汁烧鱼、一盘拌蘑菇酱的深红色烤牛排、一份大黄和青醋栗夹心蛋糕、一块彻斯特^①干酪，这一切外加几杯改革俱乐部配餐室特藏的上好香茗。

十二点四十七分，这位绅士站起身，朝大厅走去，这个富丽堂皇的房间装饰了框架华美的油画。一个侍者递给他一份没有裁开的《泰晤士报》，菲利斯·福格费劲地裁开报纸，他手法稳健，表明已经非常习惯这个困难的工作。阅读这份报纸让菲利斯待到三点

^①彻斯特：英国西北部城市，重要港口。



四十五分,接下来阅读《标准报》,持续到吃晚饭时。这顿饭同午饭情况一样,只是加了一些 royal british sauce^①。

六点差二十分,绅士又出现在大厅里,沉浸在阅读《每日晨报》中。

半小时后,改革俱乐部的一些会员走进来,接近煤炭熊熊燃烧的壁炉。这是菲利斯·福格先生平日的牌友,像他一样都是惠斯特迷:工程师安德鲁·斯图亚特、银行家约翰·沙利文和塞缪尔·法伦丁、啤酒批发商托马斯·弗拉纳根、英国银行董事会董事戈蒂埃·拉尔夫——都是富有和地位显赫的人物,甚至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里也列入工业和金融的顶尖角色。

“喂,拉尔夫,”托马斯·弗拉纳根问,“这盗窃案怎样了?”

“嗨!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回答,“银行只能自认倒霉了。”

“相反,”戈蒂埃·拉尔夫说,“我认为会抓住这个贼。警探都是非常机灵的人,他们已被派到美国和欧洲所有的重要进出港口,这家伙休想逃之夭夭。”

“警方掌握了这个贼的特征吗?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问。

“首先,这不是一个贼。”戈蒂埃·拉尔夫严肃地说。

“怎么,这家伙窃取了五万五千英镑的现钞(一百三十七万五千法郎),还不是一个贼?”

“不是。”戈蒂埃·拉尔夫回答。

“难道他是一个实业家?”约翰·沙利文说。

“《每日晨报》断定他是个绅士。”

^①英文:英国皇家沙司。

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菲利斯·福格，这时他的头从堆在他身旁的报纸中探出来。菲利斯·福格向他的同行致意，大家还礼。

他们议论的正是联合王国各家报纸争相报道的事件；这起案子发生在三天前，也就是九月二十九日。一捆五万五千英镑的巨款，从英国银行的主任出纳的柜台上被窃走了。

这样的盗窃如此轻而易举地得手，岂非怪事？副行长戈蒂埃·拉尔夫仅仅回答，当时，出纳正忙于登记一笔三先令六便士的进款，不可能样样都看得到啊。

有必要在这里指出——这使事情更可理解——这个杰出的机构“英国国家银行”似乎特别关注公众的尊严。没有警卫，没有残废军人，没有铁栅栏！金银和钞票随便放在那里，可以说什么人都能拿走。不会怀疑任何过往的人的信誉。有个英国习俗的优异观察家甚至这样说：一天，他正在国家银行的一个大厅里，他心生好奇，就近看看放在出纳柜台上的一块七八磅重的金条；他拿起金条，端详起来，又递给旁边的人，这个人再传给另一个人，金条经过手手相传，一直传到幽暗走廊的尽头，过了半小时，才回到原位，而出纳连头都没抬起来。

但是，九月二十九日，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。那捆钞票没有回来，当“汇兑处”上方的漂亮挂钟敲响五点下班的时候，英国国家银行只得将这五万五千英镑登记在亏损账上。

盗窃被正式立案了，在最敏捷的人中挑选出来的警察和警探，被派到利物浦、格拉斯哥、勒阿弗尔^①、苏伊士、布兰迪西^②、纽约等

①利物浦：英国城市和货物出口港；格拉斯哥：英国工商业中心和大港；勒阿弗尔：法国第二大港口，在塞纳海湾右岸。

②布兰迪西：意大利东南部城市，工商业中心。



重要港口，悬赏两千英镑（五万法郎）捉拿窃贼，外加追回款项百分之五的提成。在等待已经马上开始的调查应该提供的信息时，这些警探的任务就是严格检查所有抵达和离去的旅客。

可是，正如《每日晨报》所说的，有理由设想，案犯不属于英国任何一个盗窃团伙。在九月二十九日这一天，有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、举止得体的绅士，在盗窃现场的付款大厅里徘徊。调查结果相当准确地再现了这个绅士的相貌特征，这个特征立马告知联合王国和欧洲大陆的所有警探。有些脑瓜好使的人——戈蒂埃·拉尔夫属于其中——由此断定，这个窃贼难逃法网了。

正如人们所想，这已成为伦敦和全英国家喻户晓的事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就首都警察能不能破案争个面红耳赤。因此，听到改革俱乐部的会员谈论这件事也就毫不奇怪，尤其还有一个银行的副行长也参与其中。

可敬的戈蒂埃·拉尔夫并非要怀疑调查，他认为给予奖金尤其会刺激警察的热情和智慧。但是他的会友安德鲁·斯图亚特却远不赞同这种信心。坐在一张惠斯特牌桌旁的绅士继续进行讨论，斯图亚特坐在弗拉纳根对面，法伦丁坐在菲利斯·福格对面。打牌时，大家一言不发，可是在两盘之间，中断的争论更加激烈地恢复。

“我确信，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说，“运气在窃贼一边，他不可能是个机灵鬼！”

“哪里会！”拉尔夫回答，“他不可能躲在任何一个国家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

“您认为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我一无所知，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说，“但是，无论如何，地球大得很哪。”

“从前是这样……”菲利斯·福格轻声说，“轮到您切牌，先生。”他补上一句，把牌递给托马斯·弗拉纳根。

在一局结束时，争论中断了。但是，安德鲁·斯图亚特不久又说：

“怎么，从前！地球出乎意料地缩小了吗？”

“毫无疑问，”戈蒂埃·拉尔夫回答，“我同意福格先生的看法。地球缩小了，因为眼下绕地球一周比一百年前快十倍。我们办这件案子时，追查会更快。”

“而这个窃贼也会逃得更快啊！”

“该您出牌了，斯图亚特先生！”菲利斯·福格说。

但是，不轻易信人的斯图亚特没有被说服，一局打完，他又说：

“拉尔夫先生，直白地说，您刚才说地球缩小了，那是开玩笑而已！因为如今三个月就绕地球一圈……”

“只要八十天。”菲利斯·福格说。

“诸位，确实如此，”约翰·沙利文添上一句，“在 Great - Indian peninsular railway^① 的罗塔尔到阿拉哈巴德^②通车以后，八十天就够了。”《每日晨报》列出了计算结果：

①英文：大印度半岛铁路。

②阿拉哈巴德：印度城市，尼赫鲁的故乡。



从伦敦到苏伊士,途经塞尼斯山^①和布兰迪西,坐火车和邮船

..... 七天

从苏伊士到孟买,坐邮船..... 十三天

从孟买到加尔各答,坐火车..... 三天

从加尔各答到香港(中国),坐邮船..... 十三天

从香港到横滨(日本),坐邮船..... 六天

从横滨到旧金山,坐邮船..... 二十二天

从旧金山到纽约,坐火车..... 七天

从纽约到伦敦,坐邮船和火车..... 九天

总计..... 八十天

“不错,八十天!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大声说,一个疏忽,出错一张王牌,“不过,坏天气、逆风、海难、火车出轨等未算在内。”

“一切都包括在内。”菲利斯·福格说,一面继续打牌,因为这回争论没有不再尊重惠斯特的规则。

“甚至还有印度人和印第安人掀掉铁轨呢!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嚷着说,“甚至他们拦截火车,抢劫行李,割下旅行者的头皮呢!”

“一切都包括在内。”菲利斯·福格回答。他摊开手中的

^①塞尼斯山:在北阿尔卑斯山,高3170米,从里昂到都灵,要穿越该山的2083米隧道。

牌,加上说:“两张王牌。”

轮到安德鲁·斯图亚特洗牌,他收齐牌,一面说:

“理论上说,您是对的,福格先生,但是实际上……”

“实际上也是如此,斯图亚特先生。”

“我倒愿意看到您实践一下。”

“就看您了。咱们一起出发。”

“老天保佑!”斯图亚特嚷道,“在这种条件下,完成这样一次旅行,是不可能的,我敢打赌四千英镑(十万法郎)。”

“相反,非常可能。”福格先生回答。

“那么,您就旅行一次吧!”

“八十天环游地球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乐意这样做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发?”

“事不宜迟。”

“真是疯了!”安德鲁·斯图亚特大声说,他开始被对手的固执弄得恼火了,“得了!咱们还是打牌吧。”

“那么重来,”菲利斯·福格说,“因为出错牌了。”

安德鲁·斯图亚特用发抖的手捡起牌;突然,他把牌放在桌子上说:

“那么,好的,福格先生,好的,我赌四千英镑!……”

“亲爱的斯图亚特,”法伦丁说,“冷静下来,这不靠谱。”